

# 中国书画创作,慎用AI

■杨鸿圣

筒繁体不分、错漏字连篇……近日,有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被读者挑出了不少毛病。再有,笔者与体制内的熟人聊到利用AI撰写年终材料时,一致认为省力、“完美”,就是缺少个性和真情实感,“重实干的领导,甚是反感AI生成的汇报材料。”由此,笔者联想到了中国书画创作。必须承认,科技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给人类带来“红利”多多。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某项先进科技并不适宜在任何领域推广,个人认为AI技术就不宜在中国传统书画创作中施行。

## 一、科技与纯艺术的根本区别

科技具有共性和实用性,艺术则是精神财富,它具有隐藏性和人类特有的个体意识,不是必备的,这是生活实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区别。艺术只有具备情感与独特个性,才会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近几年,不时看到机器人写字作画的视频,AI生成的作品也出现在一些书画展览上。有些人便消极地认为,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会完全替代传统的中国书画艺术创作。

对此,我们一定要冷静思考,理性对待。在方法上,科技依赖实证与逻辑,艺术强调情感与个性化表达;在本质上,科学是系统性的知识体系,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产物;在目的上,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在成果转化上,科技产品应用的社会价值在于普遍适用性,提升人类生活质量,而艺术作品的重要社会价值则在于独创性,

给人以不同的精神享受,更重要的是能拓展人类的创造力。

从古至今,很多科学家都是艺术天赋较高之人,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力、审美视角和对未知的探索,往往为其科技创新提供灵感帮助,如爱因斯坦是音乐高手,在解剖学、物理学领域颇有影响的达·芬奇是大画家,我国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也是位音乐、书画爱好者……

科技与艺术之间互为影响,然作用力不同。书画艺术创作思维可以作用于科技成果创新,科技创新成果则不能反作用于书画艺术创作,作为辅助工具帮助检测甄别作品真假、好坏与装饰布置则无妨。

## 二、个人独立思维性不容替代

AI科技创新,DeepSeek的横空出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轻了体力劳动强度,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便利和快乐,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现“智能”的失控和有序,给人类带来多种危机甚至灾难。如何使用AI技术?定要理性对待。

每个自然人都不同的个体,具有独立的思维能力,性格、脾气、学识和生活习惯等差异,好比指纹,每人截然不同。作为书画人,思维的不同与丰富,决定着中国书画艺术的无限生命力。AI生成的东西看似多样化,但只是躯壳,它无法表达人类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如果偷懒成为借口在艺术创作中去使用AI,那是将人的创造性主动扼杀。

我们不会忘记电脑办公普及时的情景,那时大家都认为进入无纸化办公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美好。而今却发现,电脑本为工作服务,却无意间顾此失彼,在快捷便利的同时,失去了很重要的母语——汉字的基本书写能力和深度阅读纸质书籍的愉悦,提笔忘字、乱用字句及高学历者动笔低能、字形丑陋怪异写成“孩儿体”比比皆是,用电脑拼凑、抄袭的文章去邀功领赏更是大行其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DeepSeek作为新生事物,大家抱着好奇的心态尝试体验一把,无可厚非,但一定要理性对待,权衡利弊。要明白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有时候是不能“成亲”的,它们有着各自的使命与存在意义。

几年前,书画圈一度赶时髦兴起磨墨机,现在还有多少人在使用?曾经价廉实用的书画机制纸,现在已难以受到书画人青睐,原因是其功效与特性、使用年限,无法与传统手工纸抗衡。

同理,今天一旦沉迷和依赖AI替代人的创造性思维,那不远的将来对中国书画乃至整个美术创作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们务必要及早醒悟这一点。

## 三、AI生成书画,只是一种复制工艺

AI生成技术,是依靠算力而为,将收集存储庞大的原始碎片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呈现已经出现过的内容。说白了,AI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

可以借用、类同、重复,但没有思想个性,而生成的东西只能归于科技产品,生成的书画作品也只能算是工艺品、印刷品。而人的思想具有唯一性,每个人的经历、资历、阅历、能力不同,作品就会各有千秋。

科技解放了生产力,然人类的动手动脑能力很多时候依然需要强化,不能丢弃,就像日常用餐那样一定要有必需的过程:用手握筷子将其送进口中(残疾人除外),通过咀嚼再到胃里进行消化吸收。创作书画作品也是这个道理,务必要有一个必须自己思考并亲手经历的过程。如果这些也让AI“越俎代庖”,那人类的情感与智慧就会冷却枯竭,真正的艺术品也就随之消亡。

AI可以用来辅助我们的体力劳动,也可以应用于工艺美术、文创产品、动漫设计和游戏玩具之中,而不是用在书画创作中进行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当然,如果用来检测查找书画参展作品的重复性和抄袭行为倒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说到底,AI只能当科技产品使用,绝不可当作中国书画艺术作品创作使用。科技再创新发展,中国书画创作还是要坚守本真,回归本源。从艺者尤其是那些具有艺术创作天分但尚在修炼中的中青年书画人,一定要冷静处世,慎用AI,千万不可被“好奇心”与“时尚”掐灭了未来的希望。

坚守并尽力保护好这一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土,每一位华夏子孙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重赏之下能否有好作品?

■彭庆阳

**编者按:**关于“中国书法大厦杯”赛事的高额奖金,网上早就议论纷纷,诟病的不在少数,如“充斥着铜臭味”“钱眼里的书法”“玷污了艺术应有的纯粹”等等,本报也就此类问题刊发过记者撰写的《治理书法大赛乱象,制度与监督须并行》。但同时,该展览却受到许多书法创作者的欢迎,从参赛人数上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新生事物只有接受多方的观点和建议,去劣存优,才能促进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第二届“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奖赛征稿启事一出,便以其高额的奖金引起广泛关注。特等奖作者将获得50万元的奖金,优秀奖作者将获得5万元,即便是入展作品也能获得1万元的收藏费。据统计,此次展赛的奖金在700万元左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2019年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奖赛就曾收到投稿作品近2万件,单从这个收稿量来说,就甩同类展览赛事活动几条街。

近年来随着全民书法热潮的兴起,林林总总的书法展览赛事如过江之鲫,难以胜数。正如书坛有识之士所说:“当代书法创作已进入以展览为中心的新时期。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展览赛事集合了展示、传播和交流的功能,已成为书法界选拔人才和发掘精品力作的重要手段,“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

大奖赛正是如此。由于“功利化”“世俗化”风气的影响,书者已把各种书法展览赛事当作获取名利的途径,投稿也是冲着主办方抛出的奖金、收藏证书及“加入某级书协一次资格”等待遇去的。比如竞争激烈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虽然入选率不足1%,可一旦入选,投稿者就获得加入中国书协的资格,这也算是专业能力的权威认证了。同时,其艺术市场认可度、社会声誉与地位都会得到提升,可谓一朝入选天下知。如果说入选国展是“求名”,那在“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奖赛中入展了则是名利双收,直接“获利”。虽有deepseek测算关于获得特等奖50万的概率相当于连续买10次彩票中二等奖的难度,但这并不妨碍投稿者关于获大奖的梦想。在文化与商业相融并相互渗透的当下,在展览中入选、获奖的成功,自然会带来名利。对待名利,我们不能趋之若鹜,也不必视名利为粪土、鄙薄“铜臭”,不忘仁义不行,只求名利也不行,要强调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灵活运用好“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原则,在书法展览赛事中凭真本事获得的名利自然无可非议。

重赏之下能否有好作品?虽有待时间检验,但重奖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和展览模式创新的手段,其激励效果是不容忽视的。在艺术品市场低迷的当下,能靠出售书法作品来经济富足,对于大多数书者而言还是有困

难的。因此说,这种有着高额奖金的展览对广大投稿者来说也是次机会,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由此来改变生活、学习的状态,何乐不为呢?由此来说,“中国书法大厦杯”的重奖也是心系人民、关照现实之举,以此起到促进创作,发现人才,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另外,文人谈钱不丢人,我们读杜甫的《八哀诗》,可知唐代李邕是一个靠卖文卖字而暴富的文人。郑板桥曾列出润格说:“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像这种明码标价出售字画作品在古代并不少见。因此,对于那些因有高额奖金而进行投稿的书者,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视他们为“追名逐利”或“因钱而有俗格”。只要他们能够格一物必寄一志,不会因为高额奖金而忘却本心、迷失方向,完全是可以的。入展获奖,证明了投稿者的心血没有白费,也是他们才华得以认可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为此欢呼雀跃,这也是成功之后该有的样子,但不能迷失于掌声和鲜花中、陶醉于世俗的肯定中、沉溺于重奖带来的物欲中,而应“处富贵如寒士”,以此为新起点,继续行走在由高原到高峰的书法大道上。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说在丰厚奖励的刺激下,总有人愿意冒险或接受挑战。艺术家、文学家虽不是“勇夫”,还是传统意义上羞于论赏谈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但为了调动当下文学艺术家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创造出当时

代的精品力作,社会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总动员,不惜重奖来刺激。在书法界有“中国书法大厦杯”特等奖的50万元,在文学界有“一字千元”的“最小说”征集、10万元全球征集《敦煌赋》,还有字学界破译一个未释读的甲骨文单字可获10万元奖金,等等。高额奖金、稿酬如一石投水,激发了公众兴趣,也引发争议,有人担心重奖会导致创作的功利化而没有深度。其实,大可不必,因为“重奖”的那一高光时刻,是其背后数年、数十年的辛苦付出换来的。重奖只是一个诱导因素,没有他们自身丰厚的才情、扎实的功力、精湛的技艺,十年磨一剑,何以能出好作品、获重奖?比如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奖赛中六个特等奖在近两万份的投稿中出现两个空缺,这种宁缺毋滥的评选一方面突显了奖项的含金量,另一方面也说明重奖只是刺激好作品产生的一个“点”而已。

杨绛先生说:“一个干净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染世俗,而是灵魂深处有净土,思想背后有初心,坚守良知和道义,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多数书者已把中国书法当作一生的修行并能拥有主流文化的责任担当。但他们不是超人,同样不能免俗,“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也有对名利的需要,却没有“不义而富且贵”,而是实至名归、义利相兼。如果有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展览赛事中以提高奖金,假以时日,重赏之下必然会有好作品。